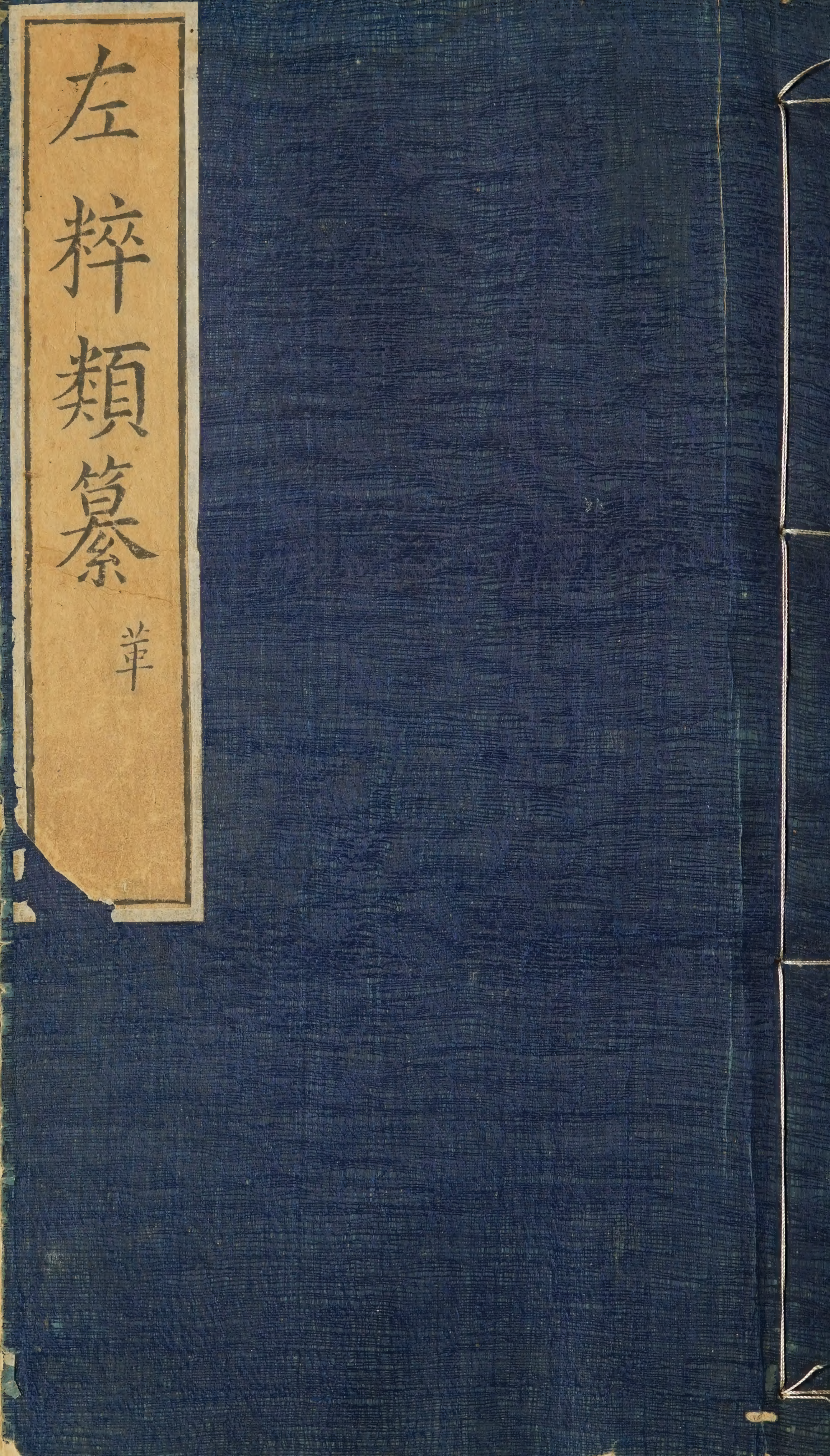

左粹類纂
革

左粹類纂卷之八

吳會　施　仁編集
維揚　孫應鰲批點
河東　任養心校閲



政事

世降春秋治道之不古若故也優緩可以
陶忠厚嚴厲可以振委靡晉鄭諸國有焉
他如楚南蠻也不移禍於令尹郟弱小也
利在民則遷繹仁矣哉昭文之心也莅政
者存此心而不失於天下國家乎何有心

左氏不論尊卑之無辨而論交質之不衷文誠陋矣剃量矣

昏則惡政出矣政惡則身辱國危為天下笑矣然則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與君之陪貳也其舉動也可不慎哉

○周

○周鄭交質 左傳隱公二年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 欲畀虢之政 鄭伯 莊 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 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

急於民重將於命辭但一年不熟遂至上下相

澗谿沼沚之毛草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呂氏曰周天子鄭諸侯也左氏並稱周鄭無尊卑之辯矣周亦不能無罪焉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畏懦暗弱反為虛言以欺其臣故已失天子之體矣又其甚至於交質尊卑之分蕩然矣鄭亦何所憚哉溫之麥洛之禾宜其稛載而不顧也

〇魯

臧孫辰告糴于齊 國語

魯饑臧文仲辰言於嚴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

觀重臣自往預備之術何在

鍾鼎藏寶財玉帛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自選擇文仲曰賢者急病以民病為急而讓夷以治平為責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祼鬯之圭長尺二寸有瓚以祀廟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周公為大宰太公為太師皆掌命諸侯之國所當祀之祖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

積以紓執事[穀久積則朽敗執事所憂也請之所以紓其憂]以救敝邑能使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季文子無私積 左傳襄公五年

季文子[行父]卒宰庀[具]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 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宣成襄]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叔孫豹重罰御叔 左傳襄公二十二年

臧武仲[紇]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武仲多智時謂之聖故云]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

昭子於此不惟得御臣之道于綱常亦有助焉丁公嘗有功于漢高而高帝竟以不臣誅之彼項籍猶高帝之仇而孟丙仲壬則昭子之親也

豹聞之曰不可使也 言御叔不可使為邑 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倍出常賦以為罰

叔孫婼殺竪牛 左傳昭公五年

昭子即位 先是叔孫豹之奔齊也淫於庚宗之婦人生子名牛既歸為豎牛有寵授以家政牛殺其長子孟丙逐其次子仲壬叔孫疾牛不進食凡三日卒牛立其庶子叔孫婼而相之仲壬至牛攻而殺之 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 和順之道 殺適立庶又披其邑 南遺助竪牛殺仲壬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之 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 不以立己為功 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

覺德行四國順之

孔子墮三都 左傳定公十二年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 費季孫氏邑郈叔孫氏邑成孟孫氏邑 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 定 與三子 季孫斯仲孫何忌叔孫州仇 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 武子所築者 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 胡氏曰郈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

倉卒之遽災救備之便能各中條理不至徨惑敘得有體

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然也而問於仲尼遂隳三部是謂以禮爲國可以爲之兆也成雖未隳無與爲比亦不能爲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朞月則不待兵革而自隳墮矣

諸大夫救火 左傳哀公三年

司鐸宮火火踰公宮桓僖災二公之廟救火者皆曰顧府庫藏南宮敬叔閱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進於君者使待命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庀具也具所職而有不在其罪死子服景伯何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待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校人掌馬巾車掌車使四馬相從以脂塗轄爲駕之易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濡帷幕於水中出用爲濟鬱攸從之鬱攸火氣也隨火氣而爲之備蒙葺公屋以濡物覆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

（先尊後卑以次救之）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歜）至命校人駕乘車（備緩急）季桓子（斯）至御車立于象魏之外（門闕）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輕財而重民命）命藏象魏（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爲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瀋汁也北土呼汁爲瀋言無素備而責辦於官猶拾汁終不可得）於是乎去表之槀（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槀積）道還公宮（開除道周匝公宮使火無相連李氏曰敬叔命出御書景伯命出禮書桓子命藏象魏此見魯爲儒書之國）

季康子奪嫡（左傳哀公三年）

季孫斯有疾命正常（寵臣）曰無死（欲付以後事故令勿從已死）南孺子

晉侯之殺里克與叔孫婼之殺豎牛不同此私情也彼親怨也

之子斯之妻方有娠男也則以告而立之請為後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肥即位卿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避位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

○晉

惠公殺里克 左傳僖公十年

晉侯殺里克以說獻公卒里克欲納文公以三公子之徒作亂殺奚齊卓子于朝荀息死之夷吾重賂秦以求入秦穆公納而立之是為惠公既立欲自解以非篡故殺里克將殺里克

晉文初即位條章具舉如此故能以霸

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奚齊卓子與一大夫荀息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胡氏曰若惠公既立而謂克曰先君命大夫爲世子傅世子死非其罪而大夫之不恤若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從之以死卓大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之命乎則克必再拜而死不復有言矣乃曰又將圖寡人是殺之不以其罪也

文公初政 國語

元年春公文屬會百官賦職授之職事任功棄責除逋薄歛施舍施德舍禁分寡財少者救乏空絕者振滯久淹者匡困窮困者資無無告者輕關關稅易道除盜城通商寬農茂穡勸分勸有分無省用足財備凶荒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方常

八柄

物事也立常官以足百事正名上下服位百類善人昭舊族者有功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友故舊為公子時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十一族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官廩皂隸食職官祿官宰食加宰家臣加大夫之家田也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文公伐原示信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

晉侯文公圍原既納襄王賜原田原人亦不服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

佈經陳猷施舍有序然晉文之欲速亟功于是見之

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爲原大夫（衰以壺飡從亡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文公教民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

晉侯（文）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示尊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貿易貨財）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契券要約皆分明）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敬心）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主爵之官）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楚使申叔去穀）釋宋圍（楚使子玉去宋）一戰而霸（勝楚于城濮遂主夏盟）文之教也

讀

○文公能刑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晉侯入曹、楚圍宋晉文公侵曹以救宋寔報觀狀之怨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言其無德在位者多故責其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公之出亡過曹僖負羈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返璧文法脩整魏犫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皆有從亡之勞者謂公忘大勞而報小惠也爇僖負羈氏魏犫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有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犫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不以病故自安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向前跳而越物也曲踊向上跳而復下也百猶勵也言每跳皆勉力為之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代魏犫城濮之戰、與楚戰晉

中軍風于澤，風謂牛馬牝牡相誘而走失 亡大旆之左旃。旗係旐曰旆通帛曰旃 祁瞞奸命，瞞特掌此二事 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振旅愷兵樂爲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謂殺顛頡祁瞞舟之僑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朱氏曰：顛頡魏犨同罪，而顛頡獨死，焉謂之能刑可乎。

趙宣子爲政 左傳文公六年

宣子始爲國政，趙盾將中軍 制事典，立常法 正法罪，定輕重 辟刑獄，理淹禁 董逋逃，由質要，用契券 治舊洿，穢事 本秩禮，別貴賤 續

常職(修廢官)出滯淹(能拔賢)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處父)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

景公賞功及諫臣(左傳宣公十五年)

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潞赤狄之別種也酆舒殺潞子夫人傷潞子之目夫人景公之姊故伐而滅之)晉侯(景公)賞桓子(林父)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渥濁諫而止)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言林父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文王能布大賜載周道而行之)能施也率是

道也其何不濟

○士會去盜　左傳宣公十六年

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殘狄邑獻狄俘獻晉侯景請于王定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舉善人不善人善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謂僭賞濫刑是無善人之謂也

悼公初政　國語　左傳成公十八年

欒武子書使知武子荀罃彘恭子士魴如周迎悼公時悼公年十四

在周事單襄公欒書既弒厲公迎悼公而立之盟而入朝于武宮定百事立百官、謂改舊時之非者育門子、選賢良門子卿大夫適子育其材選而用之興舊族出滯賞、有功於先君未賞者畢故刑被刑居作者之不復作也畢赦囚繫宥間罪、非刑罰之疑者薦積德逮鰥寡振廢淹、賢人以小罪久見廢者養老幼恤孤疾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尊親之詞王父不敢不承、語

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施恩惠舍勞役已責、蠲逋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不縱私欲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

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以士會嘗爲景公太傅

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蔿之法以蔿嘗爲獻公司空弁糾御戎校

正屬焉弁糾欒糾也校正主馬官使訓諸御知義戎士尚節義荀賓爲右

甲右司上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士多不順命故訓之共卿無共

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冗員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

絳爲司馬張老爲侯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

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

群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統六軍之六卿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

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

復霸也傳

讀

急其功勳因其材品用不踰德績不違志一篇之中毛羽豊滿音節琳瑯

公即位使呂宣子相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荀首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邲之戰楚人因知罃晉呂錡御荀善射襄老獲其尸射穀臣因之以歸既而晉人歸穀臣與襄老之尸以求知罃楚人歸之子羽知罃字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晉楚戰于鄢陵呂錡射共王中目楚養由基射呂錡中項而死以定晉國而無後無在位者顯其子孫不可不崇也使彘恭子士魴將新軍曰武士之季士會少子文子燮之母弟也武子宣法執秩之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使諸侯事晉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魏頡食采令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

親止杜回、荀林父將滅赤狄潞氏秦襄公伐晉次于輔氏欲敗晉功晉景公治兵以畧翟土及潞魏

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其勳銘于景鐘景公之鍾至于今不育其子不

可不興也、君知士貞子、渥濁之帥、循志博聞而宣惠於教

也、使爲太傅、知右行辛賈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以計明事

定功使爲司空、知欒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軍政使爲戎御、

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爲戎右、欒伯請公族大夫、

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欒黶無忌鎮靖、韓無忌

使茲四人者爲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

之。教之道藝使文敏者道之、道其志使果敢者諗之、若得失使鎮

靖者修之。治其氣性惇惠者教之、則偏而不倦。文敏者道之、

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靖者修之，則壹。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中軍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中軍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爲元侯。（中軍侯奄）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爲輿尉。（上軍尉）知籍偃之惇率舊職而共給也，使爲輿司馬。（上軍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爲贊僕。始合諸侯於虛朾以救宋，（宋魚石叛宋而奔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故悼公救之）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且觀道逆者。（察諸侯之有道與逆亂者）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爲文也，（趙武有文德）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代呂相）

三年公始合諸侯四年諸侯會於雞丘於是乎布令結援修好申盟而還令狐文子魏頡卒公乃以魏絳為不犯不可犯使佐新軍代魏頡使張老為司馬代魏絳使范獻子士鞅為侯奄代張老公譽達於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絳盟之於是乎始復伯晉語

魏絳以刑佐民 左傳襄公三年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時晉悼公會諸侯盟于雞澤且服陳也雞澤在曲梁

戮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欲執之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陳狀何辱命焉

揚干之戮法之正也自為請死子之充也絳中禮矣

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為此官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指亂行執事不敬不討罪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叔向黜于朱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秦伯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次應直事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止之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各謂所行為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趙武用絳縣老左傳襄公三十年

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晉悼公娶于杞生平公故晉為杞築城夫人以飲食犒之

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自受役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缺于承匡之歲也、乙巳年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得臣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宣伯曰僑如穆叔曰豹獨虺未聞七十三年矣、自乙巳至戊午該七十四年而曰七十三年蓋計其全數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上二畫下六畫如筭之六者三下二如身、移上二畫往置身旁爲胲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伯瑕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於趙武召

趙孟磊落知此人大義正爾可人

從容整暇而又能見大義

讀

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用）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主衣服之官）以爲絳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輿人之尉以其役孤老而黜之）

○荀吳不殺叛人　左傳昭公十五年

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

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終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

○蔡

既已入敵猶能報仇所惜只欠一死

哀侯以息嬀産禍　左傳莊公十年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不加禮敬）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譽其美）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楚人謂未成君爲敖）及成王焉未言（未與王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未能死其又奚言（憤激之言使報蔡）楚子以蔡侯滅息（思息滅息之故實由於蔡）遂伐蔡（悅息嬀也）楚入蔡　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易長）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

如蔡哀侯乎

○衛

文公中興 左傳閔公二年

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 取決斷之義 與甯莊子矢 取禦難之義 使守曰以此賛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 取文章順序之義 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懿公戰死衛人東徙渡河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尋卒復立文公 齊桓公封衛于楚丘衛國忘亡 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

乘中士三千人以戍曹歸文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又合諸侯之師城楚丘而封衛文公徙居之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粗布以爲衣厚繒以爲冠蓋諸侯諒闇之服務材蓄積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百事之宜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獻公蔑冢卿左傳襄公十四年

獻公戒孫文子林父甯惠子殖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私邑孫蒯文子之子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戚衛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爲亂大師辭以爲不可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

是美之言不誣矣

(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不解故)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將以叛)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請和)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及竟公使祝宗告亡(告之廟)且告無罪定姜(公母)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如戒食不召不擇皮冠之類)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如使妾然)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越十二年甯喜弑剽而復)

獻公

詛射潁考叔發一嘆

○鄭

莊公詛射潁考叔者 左傳隱公十一年

鄭伯莊將代許授兵于大宮祖廟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不駕馬而以手挾之子都拔棘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公孫閼字怒傳于許師及許城下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考叔墜而死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鄭伯使卒出豭百人出一牡猪行出犬雞二十五人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　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厲公使雍糾殺祭仲　左傳桓公十五年

祭仲專逐昭公立厲公遂專政鄭伯厲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池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厲公出奔蔡後此十六年使傳瑕殺子儀而復入張氏曰諸侯苟能制節謹度用賢愛民自足以守其社稷何至位南面之尊秉一國之權而爲臣民之所逐哉突以庶孽奪嫡初與權臣比而篡位又與其親戚謀殺之爲反覆爲滅之計自取亡也

文公以鷸冠殺子臧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遠。

子皮虎帥以聽之言可以為人

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華欲以鄭屬齊文公殺之臧遂奔好聚鷸冠鄭伯文聞而惡之使盜誘之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貽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呂氏曰鄭世子華以賣國誅其弟子臧出奔宋竟坐聚鷸冠爲鄭伯所殺夫鷸冠之侈在鄭伯初無損益而必置之死地何其喜怒之不類耶盖鄭伯之怒本不在冠特遇冠而發耳憐人之笛懷舊者感之斜谷之鈴受溺者悲之感在人而不在笛悲在人而不在鈴怒在人而不在冠也嗚呼子臧朋附子華之邪終不能免其亦可畏矣哉

子産先安大族左傳襄公三十年

子皮授子産政辭曰國小而偪近大族大寵多不可爲也

[illegible]忘己用人者之法

孟子論爲政亦先巨室子産此舉非迂也

讀。

子皮曰虎(子皮名)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産爲政有事伯石(欲使公孫段)賂與之邑子太叔(游吉)曰國皆其國也(國事當共憂之)奚獨賂焉子産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成事在我不在人)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太叔曰若四國何(恐貽笑)子産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欲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

子産使民以義(左傳襄公三十年)

子産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各有

憑簡子以下見各人之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以下見子產之擇能而使也

服田有封洫封土為疆通水為洫以正疆界廬井有伍伍五家相保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

子產擇能而使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揮也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夫子以仁稱子產正見其能忘己能用人也

子產不毀鄉校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 爲忠善則怨謗息 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 畏威而止 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 通 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存之以爲藥石 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子產此斷殊爲
偏頗君在用兵

子產數子南罪 左傳昭公元年

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納采用鴈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黑字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楚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丈夫所爲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先聘子南直用戈子晳直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

固矣然敢黨暴者子晳也子南固奸國紀然子晳欲奪人所有之妻獨非奸紀乎子南不尊上大夫殊不知晳已自失其尊幼而不忌兵其從兄蓋子晳嘗欲殺子南以奪妻則子南之傷晳出於應敵免身非無故用兵者矣二人厥罪惟均而獨放子南故曰殊為偏頗以子晳之淫思而子產縱之也其後謀欲作亂實

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遂之使行子產咨於大叔、游吉子南之兄子故問之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蔽也、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放蔡叔、夫豈不愛、凡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illegible]馬基之所幸子產猶能終降之耳

子產數子皙罪 左傳昭公二年

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游楚所擊傷之瘡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傳車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伯有良霄也強使黑如楚而黑伐之伯有奔許自許入伐鄭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謂殺伯有於羊肆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謂與游楚爭徐吾犯之妹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六卿私盟于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曰七子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黑拜受命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



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黑又請以其子爲市官子產曰印也若不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縊黑自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胡氏曰黑則有罪而鄭人初長其強不之討也因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殆矣

○子產作丘賦 左傳昭公四年

子產作丘賦九夫爲井十六井爲丘每丘當出馬一匹牛三頭子產以鄭事晉楚賦役日繁故於馬牛之外別賦其田使之出粟也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謂子國爲尉氏所殺已爲蠆尾謂丁產重賦毒害百姓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渾罕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

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從薄）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諸侯之列）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蔡偪於楚曹滕偪於宋）鄭先衛亡偪而無法（鄭偪於晉楚）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子產歸州田於晉 左傳昭公七年

子產爲豐施（公孫段之子）歸州田（先是公孫段相鄭簡公如晉有禮晉平公賜以州田至是段卒子產歸其田）於韓宣子（起）曰日（往）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

免雖安國爲計遠矣

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恐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晉邑罪鄭）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此言子產貞而不諒）

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　左傳昭公七年

鄭人相驚以伯有（良霄也汰侈者酒與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霄奔許自許襲鄭鄭人殺之）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簡公三十年）或夢伯有介（甲）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駟帶助黑殺伯

立良止以安民心也立公孫洩使民不疑于良止也意遠事當

有者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駟氏之黨及壬子、三十年三月二日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三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洩子孔之子也子孔亦鄭所殺者止霄之子也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謂孔不為厲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有以大義存誅絕之後以解說民心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故為政洩反道以取民之愛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

子產不毀墓道廟室左傳昭公十二年

簡公卒將為葬除、除葬道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

南

其除徒、執用（毀廟具）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教毀廟者之應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遷道以避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掌公墓者之室適當葬路）毀之則朝而堋、（下棺）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恐不能久待）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子產禦火災（左傳昭公十七年十八年）

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孛彗星也、大辰氏房心之宿、即大火也、孛星出辰之西、光芒東及天漢、時魯昭公之十七年冬、鄭定公之五年也）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

鄭將同日火、宋大辰之虛陳大皞之虛鄭祝融之虛皆火房也衛顓頊之虛其星爲大水乃火之牡也故云若我用瓘珪斝爵玉瓚勺、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時或幸中遂不與、亦不復火、

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使前也使司寇出新客、來聘者禁舊客勿出於宮、爲其知國情不欲令去使子寬子上巡群屛攝、祭祀之位至于大宮、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使公孫登

不禳火不禁龍
幾乎明道矣

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群主於祖廟易救護使府人庫人各敬其事備火商成公大夫儆司宮中官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備非常行火所焮炙城下之人伍列登城備姦明日使野司寇縣士各保其徵役人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爲祭處於國北者就大陰禳火禳火于玄冥回祿水火二神祈于四鄘鄘城積土陰氣之所聚故祈之以禳火之餘災書焚室而寬其征賦稅與之材助營建三日哭君大夫舉哀國不市憂戚罷市使行人告於諸侯

子產不禁龍鬬左傳昭公十九年

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

讀

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子産授子大叔政 左傳昭公二十年

子産有疾謂子太叔游吉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難以治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劫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

撰節扶疏

壽知

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胡氏曰此非孔子之言豈有仁人為政先致慢殘之弊又從而濟之乎

○駟歂用鄧析竹刑 左傳定公九年

駟歂嗣子大叔為政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析欲改所鑄刑刑鼎私造刑法書於竹簡謂之竹刑君子謂子然歂字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邶風也雖說美女

義在彤管彤管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筆施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詩鄘風也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召伯決獄舍於棠下故人思之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天然無以勸能矣

○虞

虞公貪求玉劍左傳桓公十年

虞叔有玉虞公求旃之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呂氏曰虞公以貪失國虞叔以吝遂君貪與吝過此禍之所由成也

○宋

華元食士羊羹 左傳宣公二年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華元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 斟字 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 荅 而來奔 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 呂氏曰元之意豈不以斟爲吾御幾年矣借出借入

蕩澤殺肥而華元欲討之此可謂能守官者

相悉相信今日鄉大上吾肘腋同體之人豈計一杯羹以爲輕重姑及其者遠者可也羊雖不及然親厚之意固已踰百牢而豈五鼎矣胡不知享其意而徒欲亨其貪忿戾勃興投華元於死地元待之以君子之心鬪報之以小人之行非特負元乃負國也議者或謂元御下寡恩以羊鬪之怒吾觀元之爲人樂易慈祥之氣溫然可挹其免於囚虜而歸再與鬪遇猶慰解勉勞若恐傷其意者彼能恕於既爲變之後豈不能撫鬪於未交兵之前哉然明不足以燭姦誠不足以動物惜乎華元有君子之資而未嘗學也

華元討蕩澤 左傳成公十五年

蕩澤桓族也時爲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討蕩澤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蕩澤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恐

華元還討蕩澤并及六族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畏桓族強且多大功合晉楚之城劫子反以免楚圍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向戌賢華元必不討桓氏雖亡必偏不書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澤字於是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畏罪及同族皆出奔楚

樂喜備火災 左傳襄公九年

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知將有火災素戒為備火之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大屋難徹故塗之陳畚挶畚簣籠挶土轝具綆缶綆汲索缶汲器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

守備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趨標表之使華臣具正徒徒役令隧正納郊保聚其民奔火所隨火所往救之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討治也庀具也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刑書亦如之左右官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守備使西鉏吾庀府守六官之典令司宮巷伯儆宮守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祀神祝宗用馬于四墉城積陰之氣故祀之以禳災不用幣而用牲則非禮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盤庚宋之遠祖祀之亦非禮

○子罕貸民粟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鄭饑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罕虎代舍之爲卿時方在喪故以父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六斛四斗是以得鄭之民故罕氏常掌

文字掩映交加亦盡一時之制

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樂喜）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民亦望君爲善）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施而不德）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掌國政）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隨宋盛衰）

○齊

管仲作內政以寄軍令（國語）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欲行伯道討不義也）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

然此便是私心

借王制以行已私易名欺以欺鄰國此孔子所以小之而孟子不欲比也

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育長之）與無財（振業之）而敬百姓則
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
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
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
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
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
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事戎事令軍令託於國政若有征伐隣國不知）
也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
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
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

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居則爲軌出則爲伍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令用五十人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師帥之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今用萬人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獀振旅周禮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秋以獮治兵周禮仲秋教治兵遂以獮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疇匹也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

欣足以相死致死以相救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
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橫行於天下
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陳氏曰夷
吾假內政之名以行軍令巧於用詭固如是哉成周自
五家為比至五州為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為伍至伍
師為軍會萬民之法也其事暴白於天下無非王道之
公夷吾之法能彷彿其一二矣獨奈何以詭道行之以
欺其隣國則安得
不為伯者之私哉

管仲以贖罪足兵國語

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
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以甲兵贖罪桓公曰為之若
何管子對曰制重罪死刑贖以犀甲一戟車戟也秘長丈六尺輕罪

剕刖之屬贖以鞼盾一戟鞼盾綴革有文如繢也小罪不入五刑者讁以金分以金贖有分兩之差宥閒罪刑罰之有疑者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求訟者之情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一定而不可移也坐成以束矢成獄者以束矢入於朝乃聽其訟十二矢為一束矢取往而不反也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難為利者惡金以鑄鉏夷斤斸四者皆去草平土器試諸壤土甲兵大足

桓公治國治鄙國語

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此謂國中之民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二千家為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中軍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左右軍參國起案以為三官參三也案界也分開

事以爲三也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退伏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大勇爲拳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

而修德進賢、桓公為立三選之法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以齒序朝不越爵以賢序罷士無伍無行曰罷罷病也無伍無與為伍也罷女無家夫稱家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

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此謂郊外之民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

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五正聽於大夫）牧政聽縣（五屬大夫聽於縣帥）下政聽鄉（縣帥聽於鄉師）

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謫之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

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淫踝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彊

桓公立三選法 國語

鄉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桓公立官長期而書伐期年書其所掌伐在官有功者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白用

此篇文字極佳首言桓公之伯路中言所以奉天子安諸侯者而末則歸重於能用管仲之屬

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慤以待時（動不使濫待）民以勸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前有闕者）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訾量也相視也）足以比成事（相輔以成誠）可立而授之（可以任者）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豫設以其國家之患難以問之不病不罷也）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惡）升以爲上卿之贊（佐）謂之三選（謂鄉長所進官長所選公所訾相也）

○桓公霸諸侯（國語）

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于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

大意雖是如此中間伸縮隱見殊盡變態可稱雄偉巨麗矣至于字句之工尤足玩味

竹而南歸刜擊也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爲載陳其牲烝載書加于牲上而已不歃血也以約誓于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設泭乘桴濟河縮木曰泭小泭曰桴至于石抗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大行辟耳拘夏皆山谿險處故懸其車束其馬以度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叔帶之亂戎伐襄王焚東門不克桓公使仲孫湫徵諸侯戍周而城之反胙于絳使隰朋立晉公子夷吾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以平宋亂會于北杏以宋服會于鄄以定伯再會于鄄以救鄭會于檉以遷杞會于鹹以謀鄫會于淮乘車之會三以謀伐楚會于陽穀以定王世子會于首止以明五禁會于葵丘諸侯甲不解纍纍所以盛甲兵不解翳翳所以蔽兵弢無弓弢弓衣服無矢

稱順稱仁稱寬稱廣不可分作片段看四者段段皆有只如此鼓舞筆端耳亦

服矣服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謀寧周葵丘之會天子襄王使宰孔致胙于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大路諸侯朝服之車龍旂畫交龍於縿也正幅為縿旁屬為旒渠門赤旗名兩旗所建以為軍門若今之牙門也赤旂大旂也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殺死慶父通於夫人哀姜哀姜欲立之莊公薨慶父殺子般及閔公國絕無嗣桓公

猶諸侯知桓公之為已、桓公知諸侯之歸已、後又說桓公知諸侯之多與已、皆是鼓舞爭端以為奇特、且首既偏言來服、末又述禁暴示權、皆不過張示伯略、深而誦哉、而有關

聞之、使高子存之、使高傒將南陽之甲而立僖公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選數也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懿公戰死衛人東徙渡河立戴公尋卒立文公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勤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罷不任川也幣毋以馬也縷纂以為奉、奉藉玉之藻也縷纂以縷織纂也不用絲取易供也纂織文也鹿皮四个、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稇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聽其約束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

是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滅譚滅遂以分諸侯諸侯稱寬焉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施惠廣也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四塞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四關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甲冑盾隱五刃刀劍矛戟矢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慙愧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〇秦

穆公專任孟明 左傳文公元年三年

殽之役 秦欲襲鄭不果而滅滑還晉敗之于殽 晉人既歸秦帥 三帥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也晉獲之文嬴請而歸之秦穆公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 刺厲王 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孟明視師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 襄 禦之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 盖嗤之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

用孟明也一句是斷案下說穆公之為君孟明之臣子桑之忠又三引詩證之即明此句之意

明珠走盤

重施於民趙成子（衰）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晉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言不偏以一惡棄其善）與人之壹也（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並建聖哲以下見先王違世詒法之所在也今縱無法以貽後世見死而弃民也知不復東征見不為盟主也[illegible]應不爽閔[illegible]

穆公殉三良　左傳文公六年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從葬）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秦風義取黃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傷三良之不然）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立司牧）樹之風聲（因土地風俗以立聲教）分之采物（旌旗衣服各有分制）著之話言（作善言以遺民）為之律度（以治歷程物）陳之藝極（開陳貢獻多少準則中正之法）引之表儀（道威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防患興利）委之常秩（官職）道之以禮則使毋失

文公利民一念天當鑒之而何不之有也

其上宜衆隷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邾

○文公遷繹　左傳文公十三年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知之遂遷于繹邾文公卒　君子曰知命

袁○

莒無備故也一句工意

○莒

○渠丘公恃陋不備 左傳成公八年九年

晉侯景使申公巫臣故楚大夫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不堅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 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伐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

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悴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言精粗美惡皆當蓄之以備不虞胡氏曰夫鑿池築城者爲國之備所謂事也故死而民不去爲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爲國之本也雖降莒之城何益乎

○楚

成王重師輕將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楚子成入居于申楚子及諸侯圍宋晉文公用先軫計侵曹伐衛以救宋衛侯出居襄牛楚人救衛不克猶未釋宋圍也晉復用先軫計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欲致楚與戰茲楚子去宋入申

使申叔去穀戍穀徹齊使子玉去宋解宋圍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故云而除其害惠懷呂郤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無求過分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蔿賈謂子玉剛而無禮過三百乘不能以入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右廣東宮大子宮甲與若敖之六卒若敖楚之先君子玉之祖也百人爲卒蓋子玉之親兵實從之既敗與晉戰于城濮而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戰死故言何以見其父老子西孫伯子玉之子大心曰

得臣名子玉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此咎王及使之詞）連穀而死（自殺）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喜動顏色）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言其自守無大志胡氏曰得臣信有罪矣楚子知其不可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爲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

成王不善處其子　左傳文公元年

楚子（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鬪勃）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寵子）黜（既立而廢之）乃亂也楚國之舉（立後）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

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成王妹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發怒聲役夫賤者稱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事職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弗聽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言其恐甚未斂而加惡謚穆王立以其爲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以衛王宮胡氏曰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而以潘崇爲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昣者鮮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

蔿艾獵城沂 左傳宣公十一年

令尹蔿艾獵孫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計工約日分財用築作具平板榦立榦而後施板以築平之稱畚築畚盛土器築實土器量其輕重程土物取土用物作為程限議遠邇均勞逸略基趾行廣狹揣厚薄具餱糧使得食度有司謀監主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

○莊王不爲京觀 左傳宣公十二年

楚師軍於邲遂次于衡雍楚伐鄭晉救之戰于邲楚莊王敗晉師而次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營而收晉尸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

一節照應一節竅髮之中又精細焉

文字義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盖楚樂歌之次第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晋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

今罪無所二句亦實見其有不可以示人者耳

○

共王於巫臣可謂責己重以周而待人輕以約者

取其鯨鯢（大魚以喻吞小國者）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晉無所非）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謂晉民之死者）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共王不錮巫臣（左傳成公二年）

巫臣奔晉（竊夏姬以逃）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側）請以重幣錮之（以爭夏姬）王（共）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初莊王欲納夏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罰也乃止）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足掩其罪）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呂氏曰考之共王年纔十有二耳其

言可爲萬代納諫之法非有大過人之資能之乎共王有大過人之資不能充養威權下移雖知巫臣之無罪坐視子反之徒屠戮其族曾莫能制召怨生敵爲國大患未嘗不深憾之也

伯州犂決獄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楚子康侵鄭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共王子後爲靈王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有位者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大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州犂必上下其手抑揚其辭者欲皇頡曲言以媚王子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

屈建之事屈到可為正常然禮曰孝子於親思其所嗜而曾子不食羊棗是或一道也

屈建不以芰祭 國語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祭也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不見稱於楚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以多少為差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蔿掩治賦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楚王乃有此旨
[illegible]之言

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賦治兵數甲兵、之簡閱蔿掩書土田、土地所宜度山林、量材共國用以鳩藪澤、鳩聚也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辨京陵、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表淳鹵、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稅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規偃豬、偃豬下隰之地度其受水多少町原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牧隰皐、隰皐水崖下濕爲芻牧之地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制爲井田量入修賦、九土之稅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

平王撫民 左傳昭公十三年

吳滅州來、楚邑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

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單身民）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

昭王賞讐（國語）

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鄖鄖公（辛）聞之弟懷將殺王鄖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蔓成然立平王王貪求無厭平王殺之）在國則君在外則讐也見讐弗殺非人也鄖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行（異行）不為豐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敵體）

穆君郈也禮父懷也

以下則有讐非是不讎下虐上爲殺上虐下爲討而況君乎君而討臣何讐之爲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鬬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鄖公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鄖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群臣懼矣王曰夫子期成然字之二子邪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昭王不禜災　左傳哀公六年

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昭使問諸周太史



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

昭王不越望 左傳哀公六年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言無由得罪於河）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謂桀）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觀釁以動不違其志譔後以立之不居其功葉公處此可為曲至

言信出已則福亦在已

葉公討白公勝 左傳哀公十六年

白公作亂 白公大子建之子勝也令尹子西召之吳葉公言不可子西不從使為白公欲報讎遂作亂 殺子西 令尹 子期 司馬 于朝而刼惠王葉公 沈諸梁 在蔡 時居蔡故 方城之外 眾民 皆曰可以入矣子高 諸梁字 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 欲待其斃而討之 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君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 冀其來 若見君面是得艾也 安之 民知不死其亦

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揜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助為亂）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栢舉之敗子西子期之功多）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沈諸梁兼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乃使寧為令尹（子西之子）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蘇氏曰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知其不可近及其既亂也舉兵而入罪人斯得而楚國以定可以言知矣使葉公因惠王之復而身為令尹以行楚國之政楚豈有間言哉追念子西子期之功以其子為令尹司馬而身老於葉有存國之勞而不享有國之利於是可以言仁矣然終不能用孔子使聖人之效不見於當世豈仁雖能守而未暇由禮歟）

○越

看句踐前後所以施恩布惠者無一處不到無一事或遺民安得不為致死

○句踐更政 國語

句踐說於國人夫椒之役越既行成於吳而歸告之民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前驅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廣運百里東西為廣南北為運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息也命壯者無取

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
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分娩）以告，公令醫守之。
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犬，陽畜，知擇人；豚，主內，陰
類也）生三人，公與之母；（乳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廩食）當室者死，
三年釋其政；（禮，父為嫡子服三年）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
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任其子而
教之）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
之士來者，必廟禮之。（禮之於廟，告先君也）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
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後將
用之）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

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有節度）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讐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進不念功臨難苟免）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

乃戒[illegible]以[illegible]佐其任[illegible]日由則先恩後威其臨行[illegible]也則先威而後恩以至[illegible]奮[illegible]之心以大法[illegible]國之紀能[illegible]戰可也況三戰乎

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離伍獨進）退則無恥（不畏戮辱）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言誰有恩惠如此君）而可無死乎

伐吳軍政 國語

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于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行賂以亂軍）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地）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深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

此皆人情之切中而又臨軍臨戰之時豈但行者效死雖居者是心亦勃勃矣

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我禮已重矣謂去父母而來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瞀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若汝已止也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龢上下皆和也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

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爲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

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地 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一戰於笠澤再戰於沒三戰於郊 乃至于吳越師遂入吳吳王行成于越不許遂自殺越滅吳

左碎類纂卷之八終

左粹類纂卷之九

吳會　施　仁編集
維揚　孫應鰲批點
河東　任養心校閲

薦舉

報國孰爲大薦賢爲大賢其可蔽乎哉是故展獲不卿臧孫之罪仲尼無上責在晏子何齊魯之不幸而有臧晏哉豈亦聖賢遺逢之不偶也雖然仲之相鮑叔薦之午之尉祁奚舉之軍政之無秕也民社之不

左也伊誰之力哉惜乎列國之祁鮑之趣也

○周

○樊穆仲薦魯侯 國語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 仲山父 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 命爲侯伯也

○晉

趙衰薦郤縠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

作三軍謀元帥文公將與楚戰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詩以美刺爲義書以紀述爲義禮樂德之則也禮以節民心爲德樂以和民情爲德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

臼季薦郤缺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臼季胥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郤芮欲焚公宮而弒文公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以治水無功殛

惟賢是取不拘於世此用人之集

於羽山其舉也興禹投以天下管敬仲桓之賊也從子糾伐齊射中桓公帶鉤實相以濟伯天下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敬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不以惡而棄其善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趙盾舉韓厥 國語

趙宣子盾言韓獻子厥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秦伐晉戰于河曲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犯軍行列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

惟厥也能秉法以成盾惟盾也能忘己以用厥使在後世則厥也以爲致恁而盾也以爲貞德矣

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之[illegible]）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始終如一）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不負所舉）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祁奚薦其子 國語

祁奚辭於軍尉（告老）公（悼）問焉曰孰可（代之）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父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放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

以周太季猶有
太公氣象如此
三代之流風餘
韻可徵也攬其
遺緒爲之屢嘆

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祁午爲軍尉歿平公軍無秕政

祁奚舉善 左傳襄公三年

祁奚請老晉侯悼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屬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

[illegible]味可想

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司馬侯薦叔向 國語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 善善爲德惡惡爲義 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肹習於春秋 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 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

魏舒舉魏戊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魏獻子 舒 爲政以魏戊 舒之庶子 爲梗陽大夫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 何可謂黨 戊之爲

感歎知用人之義

左氏每到引用便覺節譜精采亦見才之所價

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位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疎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以下九句辨詩義德正應和曰莫清淨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物得其所教誨不倦曰長長久之道賞慶刑威曰君君之職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以已方人經緯天地曰文相錯成章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

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近文王之德）所及其遠哉

○齊

鮑叔薦管仲（國語）

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牙）爲宰（大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乹時之戰）是以濱于死鮑叔對曰夫

爲其君動反而用之此是鮑叔喚醒桓公是以用而且事而且不疑此爲啓之

爲其君動也爲糾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公使請諸魯

節義

人誰不死死得其所猶夫生也不然死亦虛耳春秋列位原繁以不貳死荀息以不食言死棄疾以不忍事讐死死非虛矣然皆不滿人意況其他乎閒亦有卓然能自立者如館箕之婿託木門之鱄激發士風匡扶社稷有功於世道爲大豈虛生者哉噫若人也皆當時之僅見者也

○魯

二子之死欲以明志然亦何自斃若是況獻子未信讒也而又愛之

公孫敖二子效死 左傳文公十五年

穆伯之從巳氏也 公孫敖爲襄仲逆婦於莒見其美自娶之仲欲攻之惠伯平之敖反之矣既而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巳氏 生二子於莒而求復將來卒于齊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 蔑 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 行父 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 有寇攻二門二子禦之而死

季武強臣脅卞自封使襄公畏其信而不敢入而又陷公治於

公冶不義季氏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公如楚還及方城 襄公往朝楚適康王卒送葬而歸 季武子 宿 取卞 魯邑 使公冶問 語作逆 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

不知使告其君以守卞之叛而己取之欺莫大焉公冶不受公入國之賞而且言無使季氏葬我朗見英氣映人耿耿

賞

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此璽書之辭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以卿服玄冕賞之固辭強之而後受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語曰使予欺君謂余能也能而欺其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季孫見之就見則言季氏如他日言其政事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畏季氏非以我有德且無使季氏葬我

叔孫豹不以貨免　左傳昭公元年

會于虢尋宋之盟也晉趙武楚公子圍及諸侯之大夫以尋弭兵之盟季武子

伐莒取鄆此季
孫之收奪也

穆子使者裂帛
而與卒不行賄
豹子𤠔狗爲范
鞅求貨亦不與
眞世德也

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樂桓子（鮒）相趙文子（武）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難於求貨故以帶爲辭）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二句言取鄆時）魯國何罪叔出季處（叔孫出使季孫守國）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叔出季處）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貨免）謀主三者（忠信

晉聽邾人之愬而執叔孫使與邾大夫坐婼以周禮爭之竟不屈又欲以叔孫與邾人婼去衆兵以朝以示必死乃不果與又卻范獻子之求貨又拘申豐之行貨氣節若是足壯本國難矣難焉

貞義也有是四者又何戮乎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叔孫舍以禮立身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

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邾人愬魯取其師故討之使與邾大夫坐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禮卿得會伯子男邾又夷也雜有東夷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身死士彌牟謂韓宣子厭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

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鞅）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爲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不使出示不欲以貨免）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久執子以謝卻）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家氏）

曰婼豹之子也父子所守如此亦可嘉矣有賢大夫如此而昭公不與共圖國事坐視强臣之脅制以至於亡悲夫

執節不移有如此者

○晉

●欒共子死節 國語

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言武公知成將從君死故使止之未知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爲貳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鬬而死

申生無所逃 左傳僖公四年 國語

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齊姜（申生母）必速祠而歸福（胙）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太子居新城故自新城歸之）公田（時獻公以獵出）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置堇于肉公至召申生獻（獻胙）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申生奔新城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惡歸於君）章父之惡而笑諸侯（爲諸侯笑）吾誰鄉而入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

重去而罪重不知逃死而惡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乃雉經于新城之廟語

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傳胡氏曰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受父以姑

息而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爲大仁之賊也而尸此者其誰乎

杜原欵死申生 國語

申生出公命殺杜原欵（申生之傅）杜原欵將死使小臣圉告于申生曰欵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於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心之權度）棄寵（令大子棄位）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不敢與申生俱去）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受讒無所控告）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然欵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去忠愛之情）不反讒（申讒辯）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有孝名）死不遷情彊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

託孤寄命不專在仁節亦貴有臨機應變之才看來荀息全無才著

必遺愛死民之思爲民所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

荀息死奚齊 左傳僖公九年

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其幼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成事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送死事生兩無疑恨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三公子之徒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

謂里克忠於申生亦如我忠於奚齊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不能止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里克殺卓子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司馬氏曰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爲於已沒之後也家氏曰使荀息早知二子之立國人不與而身辭託孤之寄以悟其君君不能用則是時有不必死矣既不能正諫於其始又爲之在託孤之寄雖欲臨難苟免其可得乎

共華待死 國語

惠公即位乃背秦賂惠公許秦以河外列城五而求入既入背之使丕鄭聘

秦背其心以俟鄭可以爲鄭矣

於秦、且謝之、（謝綏賂）而殺里克、（以殺奚齊卓子故）丕鄭之自秦反也、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七輿大夫）皆在而不及、（罪不及）子使於秦、可哉、（可以入）丕鄭入、君殺之、（鄭之如秦欲使穆公出公納重耳故見殺）共賜謂共華曰、子行乎、其及也、共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及、（以誤丕鄭故欲待罪）賜曰、孰知之、共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知、困而不死、無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子其行矣、我姑待死、（亦殺之）

慶鄭待死 國語

秦師侵晉、（穆公以晉惠公背賂且閉糴故也侵傳作伐）至于韓、公（惠）禦秦師、晉師潰、公號慶鄭曰、載我、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吉

卜、將戰卜車右慶鄭吉公以其不遜廢不用何我之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

避也、梁由靡御韓簡輅秦公將止之簡與秦迎戰將獲穆公慶鄭

曰、釋來救君、鄭不知其將獲秦穆呼使舍之來救惠公亦不克救、誤其師遂止

於秦、惠公反爲秦師所獲公在秦三月、將歸未至蛾皙謂慶鄭曰、

君之止、子之罪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

曰、軍敗死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

其君、誤梁由靡令君見獲有大罪三、將安適、君若來、將待刑以快

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不得君、必死之、此所待也、臣

得其志、謂出奔而使君瞢、慙是犯也、犯逆也君行犯、猶失其

國、而況臣乎、公至于絳郊、命司馬說刑之、司馬說進三

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將止不面夷死僞言誤衆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皆在此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趣行事乎斬慶鄭乃入絳

狐突不教子貳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懷公命無從亡人重耳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辟罪也

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君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

介之推不言祿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晉侯文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二公皆忮害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欺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

眞評

其母之言如此可爲賢母矣

尤

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呂氏曰文公反國之初從行諸臣騈首爭功子犯之授璧頡頡魏犨之縱爇要切很戾有市人之所不忍爲者而介之推獨超然處衆紛之外孰謂此時而有此人乎是宜百世之後聞其風者猶咨嗟嘆重不能已也雖然推尤諸臣之貪功其言未必非也其言之所自發則非也使晉文賦之以祿推以此爲辭祿之言雖不盡中理猶不失爲狷介也今既不得祿而爲此言則是借正義以泄私怨耳推高士也未易以凡心窺利心量也母子之間底蘊畢露推安所逃情乎推若果以從亡之臣爲不當賞則狐趙也己也其不賞均也文公之賞狐趙固濫而可責也賞者爲濫則不賞者乃理之常是文公失之於狐趙而得之於我也君待我以常我自安其常怨何爲而生身何爲而隱乎是非無兩立之理今既咎文公

之濫賞又咎文公之不賞此近於人情乎吾是以知推之言特借理以逞怨也

先軫死狄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晉文公夫人秦穆公女）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食其肉猶不足）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襄）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殽之戰先軫之謀也故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倉卒）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

狄伐晉晉侯敗狄于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首）

面如生、呂氏曰軫以晉襄公之縱秦囚不顧而唾無禮於君甚矣及箕之役深悔前過免冑而死其一念之勁烈如此使有以持之則可以一日而收克己復禮之功矣身死無名沒有餘責殆與自經溝瀆者等耳

狼瞫死秦師 左傳文公二年

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車右 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狄伐晉晉敗狄於箕 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欲共殺先軫 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祖朝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 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死國 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

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秦孟明伐晉以報殽之役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呂氏曰狼瞫怒先軫不知其勇而死於秦者所以彰軫之不知義也名則忠晉而實愧先軫嗚呼是誠瞫過也

臾駢不報私怨 左傳文公七年

賈季狐射姑奔狄初蒐于夷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改蒐于董以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故殺處父晉討殺者賈遂奔宣子趙盾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辱臾駢臾駢之人從者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

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有惠於人不責報於其子有怨於人不致報於其子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嘗宣子寵位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因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殺季家欲以除怨宣子將復怨此是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謂盾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士會不見先蔑 左傳文公七年

先蔑奔秦士會從之襄公卒趙盾使二卿逆公子雍于秦既而患穆嬴抱太子以啼于朝且畏國人之偪乃背先蔑立靈公潛師夜起以禦秦故二人皆奔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與人俱亡不能見於此焉用之

何罪如此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非慕蔑之義而從之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呂氏曰會不以同患而親蔑可也至於絕迹不見則矯枉過直矣

鉏麑觸槐 左傳宣公二年

靈公不君謂雕牆彈人支解宰夫之類宣子趙盾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靈輒不存名 左傳宣公二年

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桑之多蔭者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

妙在不告名居

趙盾事歐陽文忠公於春秋論中辯之甚悉亦一說也

之存否今近焉（近去家）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靈公伏甲攻趙盾時輒以甲士與其列）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董狐直筆（左傳宣公二年）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穿趙盾之從父昆弟靈公欲殺盾故穿攻而弒之）宣子未出山（竟外）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追論）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

荀罃報德鄭賈不矜君誠兩得之

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呂氏曰董狐所謂亡不出竟者蓋責其遷延徜留潛有所待以為與謀之証耳曷嘗謂在竟內則有罪在竟外則無罪乎左氏不違孤之意復記仲尼之言曰惜也越竟乃免審如是則後有姦臣賊子如盾者逆謀既定從近關出候於竟外聞弑而徐歸遂可脫逆弑之名矣夫豈聖人語耶

賈人不受屈名 左傳成公三年

荀罃之在楚也、邲之戰知罃為楚所獲 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如絮也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郤至待死 左傳成公十七年

厲公將作難、（去群大夫）胥童曰、必先三郤、（郤至郤錡郤犨）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不偪公室）敵多怨有庸、（易爲功）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多其怨）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安君位）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死命）罪孰大焉、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攻郤氏、長魚矯以戈殺之、（朱氏曰、按郤至之言可謂不幸而受禍矣、而左氏必欲文致其罪、甚哉、）

叔向不見祁奚、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鮒見三卷祁奚請免叔向

董安于死節 左傳定公十四年

荀寅范吉射將作亂趙鞅取衛貢於邯鄲午而不得遂殺午圍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故欲攻趙氏以解邯鄲之圍董安于趙氏家臣聞之告趙孟鞅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言晉若討始禍殺我以自解趙孟不可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言於晉侯定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沈之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趙鞅入于絳梁嬰父大夫惡董安于謂知文子荀躒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

視死如歸

古人明於信義以為死生之準如此

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使討安于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

張柳朔死節 左傳哀公五年

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范吉射使為柏人邑宰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晉圍柏人吉射奔齊張柳朔

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言留此以戰死王生授我矣授我死節吾不可以僭之使失信遂死於柏人

○衛

伋壽不辟死 左傳桓公十六年

宣公烝於夷姜庶母上淫曰烝生急子、屬諸右公子、職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洩夷姜縊、失寵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朱子曰伋當出逃避使

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於惡乃爲得禮如不忍去而□之尚可也壽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其死也亦何爲乎

甯武子保身濟君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衛侯成出奔楚晉文公伐衛衛侯請盟晉弗許衛人出其君以說遂奔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攝君事以受盟于踐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武以入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俞與衛人盟于宛濮衛侯先期入疑叔武也甯子先安諭國人長牂大夫守門以爲使也謂甯子爲君之使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迎公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愬之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

訟元咺不宜與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爲主及其獄官質正之蓋今長官有罪先驗吏卒之義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槖饘焉以供衣食爲巳職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晉侯使醫衍名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魯備公爲之請納王於王與晉侯皆十瑴雙玉曰瑴王許之乃釋衛侯金氏曰忠雖不巧避沈晦不招禍而能委曲以濟君此其不可及也蓋武子九世公族無道之時當正救維持而衛侯出入始終以亂亦甯子欠正救之力不無失諫之過成公背華從楚巳自失諫其疑叔武又失諫巳盟而疑先期而入又失諫其再入也賂殺元咺及子瑕又失諫夫君無道而不諫但務沈默以兩全之雖不可及然君子濟世一以愚爲尚亦有所不當者

蘧伯玉全身遠害左傳襄公十四年

但自是高一等

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私邑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取居河之麋職為亂階以踰文子欲為亂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將叛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是為殤公孫林父甯殖相之甯惠子卒獻公使子鮮鱄為復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

鱄之言動一以不違

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甯喜伐孫氏。克之。殺子叔剽衞侯入。

林氏曰孫氏欲逐獻公蘧伯玉從近關出甯子欲復獻公蘧伯玉又從近關出其全身遠害如此

子鮮終身不仕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甯喜專。恃納公 公患之。公孫免餘殺甯喜。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 納我者死。謂甯喜 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懲惡勸善 君失其信。謂違約殺甯喜 而國無刑。謂不能討林父 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使喜納君 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還 託於木門。不鄉衞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治其事 昭吾所以出

也將誰懟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穀梁子曰鱄之去合乎春秋

子路死難左傳哀公十五年

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竪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內良夫淫於孔姬大子在戚得罪奔晉晉納之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請太子所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良夫與大子入如孔氏迫孔悝於厠強盟之遂刼以登臺欒寗家臣聞亂使告季子仲由召獲大夫奔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高柴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謂政不及已不踐其難季

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守門曰無入爲也言輒已出無爲復入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繼悝爲難以攻大子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二人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胡氏曰子路徒知食焉不辟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而非義也

○鄭

原繁以不貳死左傳莊公十四年

厲公入祭仲逐之奔櫟今自櫟入殺傅瑕瑕殺子儀而納厲公公既入而討之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不親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世爲宗廟守臣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齊

逢丑父代君任患　左傳成公二年

師陳于鞌（晉郤克伐齊）邴夏御齊侯（埴）逢丑父爲右齊師敗績韓厥從齊侯（追）之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輴車）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適）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辱晉及齊）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從君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

郤子舍之亦合義矣

吾讀史臣直筆出崔子而不遵屢誅書甚有愧后之爲史者焉南史氏此往於太史太好

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史臣直筆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崔子 杼 稱疾不視事公 莊 問崔子遂從姜氏崔子弑之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 續 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楚

鬭克黃不棄君命 左傳宣公四年

令尹子文卒 鬬穀於菟也 子越 椒子文之姪 爲令尹將攻王 莊王

樂知臣義

遂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鬬般之子)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呂氏曰楚之滅若敖氏也克黃幸而漏網是宜委質諸侯以逃其死策無先於此者矣獨以君命爲重明知死地而直赴之非審知義命一視死生者能之乎)

棄疾不忍事讐　左傳襄公二十二年

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

洩命重刑臣亦不能此可爲人乎之言也乎成子南之誅者卒後也

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君乎問能止事若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欲犯命移尸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呂氏曰伐國不問仁人對孝子而公言將殺其親世之所無也君子之深愛婉容望者意消雖欲徵誡其親猶忸怩而不能出口矧曰殺之云乎聞君子死親之難矣不聞人敢以殺其親之謀告君子也楚子不以棄疾爲可憚而告之亦可占知其爲人矣

司馬戌恥爲吳禽 左傳定公四年

吳入郢左司馬戌沈尹戌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

廬、趾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不知其賢 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吳

伍員自殺 國語

吳王夫差將伐齊、申胥進諫、王弗聽、遂伐齊、齊師敗績、吳人有功、吳王還自伐齊、乃訊 告讓 申胥曰、昔吾先王 闔廬 體德聖明、達於上帝、天 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荊、此則大夫之力也、謂敗楚於柏舉 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爲惡於吳 出則罪吾衆、[illegible]

離騷雖憤激志甚
可哀

曰吴民離矣體有所傾撓亂百度以妖孽吴國謂越當襲吴今天降衷
于吴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軍功先王之鍾鼓寔式靈之
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劒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
臣以能遂疑決之計惡慮之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
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
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
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吴國猶世久長吾先君之
得之也必有以取之謂闔廬食不二味勤卹其民其亡之也亦有以
棄之謂不正其師以班處宫爲楚所敗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
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吴命之短也員不忍

何燕泉論子胥不代鄭爲能報父之仇而不能報君之仇謂夫差固無顏以見子胥子胥亦何顏以見太子建豐辨甚悉可取

稱疾辟易、狂疾以見王之親爲越之禽也、貪請先死、將死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革囊而投之於江、眞氏曰申胥忠矣夫差從而戮之不二十年吳國遂墟古稱殺諫臣者必亡其國豈不信哉

左粹類纂卷之九

左粹類纂卷之十

吳會 施仁編集
維揚 孫應鰲批點
河東 任養心校閱

辭讓

德讓之風遠矣采薇之人亡矣苞苴賄章
亂天下春秋之世則然也而輕富貴如浮
雲者不無其人曹子臧宋子罕其尤也至
如華耦辱矣不敢齒曾侯彼哉子西與之
國不受信夫禮義之同然也後世縱欲溪

瑩其心控馬蹀血禁門者視此寧無厚顏

○周

周公閱辭魯饗禮左傳僖公三十年

王襄使周公閱來聘聘魯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昌歜昌蒲葅白熬稻黑熬黍形鹽形象虎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魯

襄仲辭秦玉左傳文公十二年

秦伯穆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先是秦納公子雍于晉爲晉所敗故

文甚曲折亦斷盡郤犨所由敗

欲報之襄仲遂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圭璋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厚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薦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聲伯不受晉邑 國語

子叔聲伯嬰齊如晉謝季文子叔孫僑如欲去季氏譖行父於晉晉執之郤犨之妻聲伯之外妹也故成公使嬰齊如晉謝罪且請之郤犨欲與之邑弗受也傳曰郤犨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歸鮑國謂之曰國齊人奔魯者子

郤犨苦成叔而又言及君子其傲也

何辭苦成叔犨之邑欲信讓耶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晉魯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專國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厲驕而多私嬖勝敵而歸敗楚子鄢陵必立新家所幸胥童之屬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舊卿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首事爲怨三府可謂多矣三謂多寵欲上政欲大祿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季冶先坐不知
受爲所仕後乃
知之故遂致祿

讀

子冶致祿 國語

襄公在楚、季武子 宿 取卞、使季冶逆、追而予之璽書、以告曰、卞人將叛、臣討之、既得之矣、公未言、榮成子曰、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卞、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子冶歸、致祿 還其采邑 而不出、曰、使予欺君、謂予能也、能而欺其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

叔弓辭晉勞館禮 左傳昭公二年、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報韓起聘 晉侯 平 使郊勞、禮賓至郊若使卿往勞 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

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使事成 臣之祿也、以為榮 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謂稱傳好 忠信也、先國後己、始稱敝邑之弘次稱臣之祿 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季武子辭晉加籩 左傳昭公六年

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奔魯、莒人愬于晉、晉不之討、故往謝 晉侯平 享之、有加籩、過常數 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夫三獻 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起 曰、寡君以為

子家子不從政遠矣

驩也對曰寡君（昭）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隷也敢聞加服固請徹加（去所加邊）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安賜）

子家子辭從政（左傳定公元年）

叔孫成子逆公（昭）之喪于乾侯季孫（意如）曰子家子（羈）亟言於我（屢於昭公前言季孫）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朝夕哭不與同）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時成子未為卿）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言未受命託辭也）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昭公二子）實使群臣不得事君（公衍初未與謀平子欲併廢之故誣之）若公子宋主社稷（宋昭公弟）則群臣之願也凡從

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名成子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以義從公與季氏無怨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與季氏爲讐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

子路辭盟小邾 左傳哀公十四年

小邾射大夫以句繹地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肥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後或伐之不敢問故伐故死其城下可也以死報之彼不臣而濟其言是

讓位既難所讓之人皆賢所以難文公知之故見今佐上軍

義之也由弗能

○晉

○趙衰三讓 國語

公（文）使趙衰爲卿辭曰欒枝貞愼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郤縠卒（縠將中軍亦趙衰所薦者）使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此在城濮戰前）公使原季（趙衰）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狐偃勸文公納襄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偃之兄）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

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論功善君有賞顯忠能其官有賞考最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狐偃蒲城伯先且居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宜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上軍

范文子不伐 國語

靡笄之役靡笄齊山名晉伐齊師于靡笄之下郤獻子克師勝而反范文

勝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君讓于臣臣互相推讓亦可觀也

子士燮後入武子會曰燮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對曰夫師郤子之師也以笑故請伐且爲帥其事臧有功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代帥受名武子曰吾知免矣喜子之謙不益已禍

諸將讓功 左傳成公二年

晉師歸勝齊于鞍郤伯見時克將中軍公景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時燮佐上軍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時荀庚將上軍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時書將下軍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郤至辭楚享樂 左傳成公十二年

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共)享之子反(側)相爲地室而縣焉(鍾鼓)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以示慈惠(宴則折俎相與

共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無事故不暮見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

韓無忌讓韓起 左傳襄公七年

韓獻子厥告老公族穆子無忌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畏行多露以非禮不可妄行喻非才不可妄用又曰弗躬弗親

庶民弗信、言有疾不能親政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起以好仁見稱於蘇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己正曲爲直、正人參和爲仁、二者備乃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使宣子朝、立起遂老、晉侯悼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荀罃辭宋享桑林　左傳襄公十年

宋公平享晉侯悼於楚丘、請以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周公後皆得用天子禮樂魯有禘樂、賓祭用之、作四代樂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

張老之讓爲得人矣

賜以旌夏、旌識也夏大也以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地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

張老讓魏絳國語

悼公使張老張孟爲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知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疚於刑能斷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平、且鷄丘之會其官不犯而辭順謂戮楊干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爲司馬使魏絳佐新軍、



受不忘讓讓不忘規善也

○魏絳辭樂左傳襄公十一年

鄭人賂晉侯悼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相耦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縣鍾十二三及其鎛磬女樂二八人十六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會戚會城棣會鄭會邢丘盟戲會柤戍鄭虎牢同盟亳城北會蕭魚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鎮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引言遠人數從君子夫樂以安

金石之樂諸侯之卿有功者得之

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衈派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諸將相讓 左傳襄公十三年

晉侯悼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代荀罃辭曰伯游偃字長昔臣習於知伯荀罃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代荀偃辭

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

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必由之

董安于辭賞 國語

下邑之役趙鞅以衛貢故殺邯鄲午午荀寅之甥也寅士吉射之姻也相與攻趙氏鞅奔晉陽董安于多戰功日多趙簡子鞅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義於諸侯而主弗志識及臣之壯也耆致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韠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為狂疾謂戰鬭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讀○

既讓邑又讓位賢矣

○衛

公孫免餘辭邑與卿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公與免餘邑六十、衛甯喜既納獻公而專公孫免餘殺之故以是賞 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儀爲卿、

靈公辭賓 左傳昭公二十年

齊侯景使公孫青聘于衛、聞衛亂、齊豹作亂靈公奔死鳥 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

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賓將掫（行夜以助守備）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豹等爲北宮喜所滅靈公乃復）

公子郢辭立　左傳哀公二年

衛侯（靈）遊于郊子南（郢）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

堂三揖在下、卿大夫士君命祇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蒯聵之子輒在、乃立輒、

○鄭

公子忽辭齊昏 左傳桓公六年

齊侯僖欲妻鄭大子忽、莊公子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及其敗戎師也、北戎伐齊鄭忽救齊有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

先路亦非子展所宜受

諸鄭伯以莊公之命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突亹儀皆君也弗從呂氏曰人皆咎鄭忽之辭齊女不能依大國以自固殆非也使忽不辭而取文姜則彭生之禍移於鄭矣

子產辭賞邑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鄭伯簡賞入陳之功先是子展子產伐陳入之享子展賜之先路車三命之服先入邑以車服爲邑之先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子展子西良霄位皆在子產上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曹

子臧辭國 左傳成公十三年

宣公卒于師（晉伐秦時）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既葬子臧（欣時字）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謝子臧）且請焉（留之）乃反而致其邑晉侯（厲）執曹伯將見子臧於王（簡）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宋

穆公屬國於弟 左傳隱公三年

左氏此断朱子謂其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是也

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宣公不立其子而立其弟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子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命出於義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朱氏曰宣公遜國於弟而使之逐其子穆公遜國於姪而使之殺其身然則何百祿是荷之有公羊

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斷言當矣

子魚辭國 左傳僖公八年

宋公（桓）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庶兄）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庶立）遂走而退桓公卒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華耦辭魯侯宴 左傳文公十五年

華耦來盟（耦盖公子鮑之黨豫結魯以免於討）公（文）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殤公（之弒）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上大夫）魯人以爲敏（杜氏曰無故揚其先祖之罪君子所

執信不移卒致乎宋

不與

向戌辭晉賜偪陽 左傳襄公十年

晉荀偃士匃請伐偪陽（妘姓國）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戌賢也）滅偪陽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鎭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

平

子罕不受玉 左傳襄公十五年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樂喜）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

皆喪寶之言何其婉而直

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喪廉喪玉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免於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售玉致富而後使復所

○齊

敬仲辭卿 左傳莊公二十二年

陳公子完奔齊陳人殺大子御寇完其黨也故奔齊侯桓使敬仲完字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息有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以死自誓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

敬仲之事本合于理非深於欲託子孫者

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恐取譏責使爲工正、

敬仲辭夜飲 左傳莊公二十二年

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呂氏曰辭一卿之秩而開一世之基辭一夕之宴而得數百年之眷深矣哉敬仲託其子孫於齊也

管仲辭周饗禮 左傳僖公十二年

齊侯桓使管夷吾平戎于王襄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

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解見一卷襄王饗管仲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杞梁妻辭郊弔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齊侯莊襲莒杞殖入於莒郊遇莒子莒子親鼓之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晏子不受邶殿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與晏子邶殿齊別都景公以與之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

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慶封以多邑滅）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若出亡）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東郭書犂彌讓功　左傳定公九年

齊侯（景）伐晉夷儀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先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恐書先入譎以讓之）書左彌先下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

之皙幘而衣貍製。皙白也製裘也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脫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言若賓主進退與俱也乃賞犂彌。

○楚

薳子馮辭令尹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楚子康使薳子馮爲令尹。代子庚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復命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追舒爲令尹。

子西辭國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子西此怒可謂義理之勇其詞直

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秦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不立壬秦將來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惡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壬

子閭辭國 左傳哀公六年

吳伐陳楚子昭師于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前已敗於柏舉今復退師是再敗也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

可。子西辭 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子期辭 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卒于城父。子閭啓 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三公子皆王兄 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爲惠王

魯陽公辭梁 國語

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偪。偪則懼貳。夫盈而不偪。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保之 不知其他。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

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會陽

○吳

○季札辭國 左傳襄公十四年

吳子諸樊旣除喪將立季札壽夢四子札其季也以札才欲立之札辭不可立諸樊樊亦愛札故讓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負芻殺大子而自立是爲成公將立子臧欣時子臧去之逃於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長義當立誰敢奸君犯之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蘇氏曰季子事吳九十餘年觀其掛劍於樹不以死背其心葬子嬴博不以恩累其志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蓋其所以養心者至矣

雖祿之天下將有所不受而況於吳乎○胡氏曰昔太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與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槩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

○越

范蠡輕舟五湖 國語

范蠡滅吳反至五湖辭於王句踐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吳伐越句踐棲於會稽使文種行成身請爲臣妻請爲妾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

清風高節遠慮深謀後人之同功者則有之而洪能身潔退此乎
参一

也令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法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蘇氏曰范蠡知句踐可與共患難則與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棄之浮於江湖如去仇讐是以君臣免於惡名可不謂賢哉

左粹類纂卷之十





